



如何在不如意十之八九的短暂一生中获取生命的能量，体味困顿后调中的一丝甘甜——

是时候服用一点“布劳提根”了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

美国诗人、小说家理查德·布劳提根单臂环抱打字机、伸腰扭胯于荒野路径中的经典照片，最近又出没于京城的图书市集和书店门口。拿布劳提根作“门脸儿”，市集和书店的定位一目了然：既不乏高尚且难以名状的独特文艺气质，又兼具了大众牛马碎念“嘴替”的亲民属性。如果活到今天，这位带有鲜明年代感的作家无疑会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流量之星，而这一点或许他早就预料到了，因此才会写下，“我们所有人在历史上都有一席之地。我的位置在云上！”

布劳提根一定喜欢这个冷笑话，一如他作品中不着边际的“胡言乱语”——

在小说《天上掉下个大草帽》里，他写道：“他们就像一台坏的吸尘器，只有爱因斯坦才能修好。她希望下一任男友是一把扫帚。”《在塔科马度过的童年》这首诗里有他对童年的孤独臆想：“如果一扇门/安在它的侧面，/你可以当一艘潜艇的船长。/发射一！/发射二！/如果一扇门/悬挂在上方，你可以/打开它/并走进厨房。”门的意象，也出现在他对开枪的比喻中：“一颗巨大的子弹缓缓地飞出，就像是一个胖子在开门。”他似乎已在预演自己被一个“开门的胖子”终结的49岁的生命。

他也写爱情的绝望与失落，这似乎也是他诗歌灵感最重要的来源。在《猫》里，“我注定在你的梦中成为/诗人，像夜雨那样不停地落下。”《夜》里，“我去到城堡见女王。/她正在花园里焚烧花朵。……/花瓣被点燃烧起来/像一个天使的衣裳。/我掏出一把刀割下我的手指。/那些花朵，她微笑着说，/它们燃烧起来不是带着美好的光芒吗？”

那些残酷而真实的经历，在文字中化解，变得轻盈且充满趣味。而这似乎正是我们喜爱布劳提根的缘由。“布劳提根的作品很像一个你想结交并且与他一起干掉六罐啤酒的人。”在所有评论中，这一条最为中肯——谁不想拥有一个轻易将生活化繁为简，从不纠结内耗的幽默乐观的知己呢，即便他只存在于文字里。

2025年5月，布劳提根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五部小说的中文版组合面世，包括《从大苏尔来的邦联将军：一部公路片》《去蒂华纳做手术：一部1966年的罗曼史》《天上掉下个大草帽：一部日本小说》《霍克林之妖：一部哥特式西部片》和《梦回巴比伦：一部1942年的私家侦探小说》，这位公认的“首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”，始终以其简洁和生活化的语言风格，表达对生命、死亡、孤独、性等人类核心问题的深度关切。而这也是他在2025年地球的另一面依然能够契入我们的神经，保持阅读热度的原因。

“是时候，去混合句子/句子和泥土，太阳和标点，雨水和动词/是时候，虫子穿过问号/是时候，群星照耀萌芽的名词上，露水凝结/在段落上。”这是2023年春天“联邦走马”再版布劳提根诗集《请你种下这本诗集》时，在其中一种附赠花种的包装袋上印制的诗句，自然与文字的美好，集结于此，而无论在曾经的春天还是此刻的初夏，我们都需要布劳提根这味“疏肝利胆”的药剂，来拯救枯燥且无聊的生命日常。如若路遇那个独立于荒野中的怀抱打字机的怪异嬉皮士，一定要记得暂时停下来，与之同游一程，让他告诉我们，如何在不如意十之八九的短暂一生中，获取繁茂的创造力和生命的能量，体味困顿后调中的一丝甘甜。

